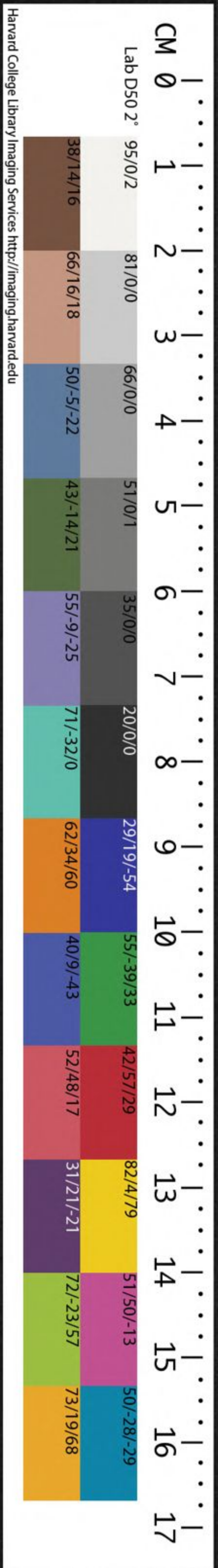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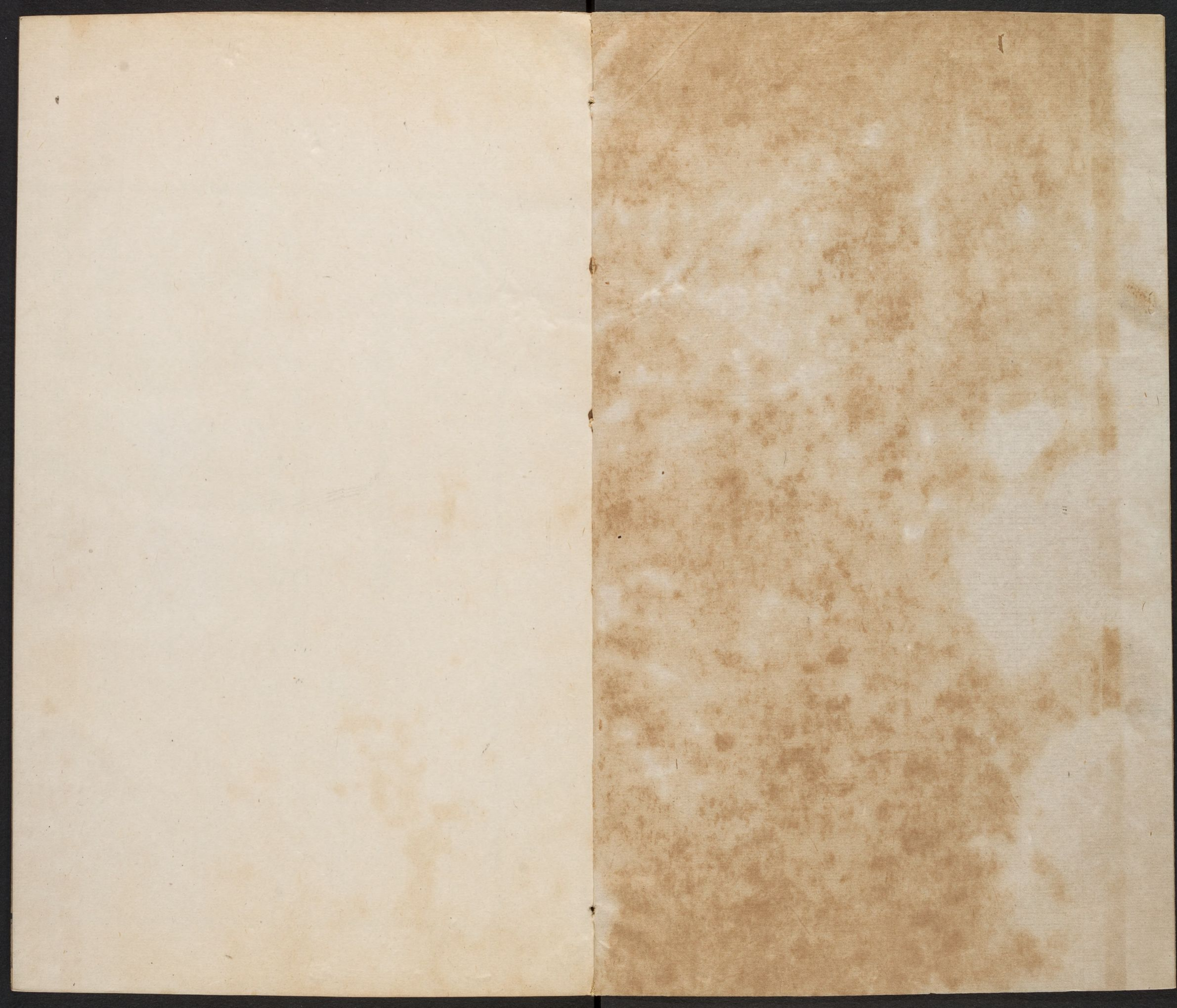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NOV 30 1940

72526.1/0444(4)





左聖志十四

山陰唐大士吉恩伯父某

為之傳父

世守之德

家

天

人

大

之

左記卷之四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貞之發父



山陰章大吉惠伯父纂

男達之成父

為之倬父

註

晉世家

姬姓侯爵唐叔始封傳世十一昭侯封文侯之弟成師於曲沃始分冀曲沃入春秋

翼

鄂侯

諱郟孝侯子

哀侯

諱炎鄂侯子

曲沃

莊伯

名鱗桓叔子

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
求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

之命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則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偶曰妃，怨偶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封桓叔成師於曲沃。靖侯之孫欒賓傳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其等。衰殺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甸服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弒昭侯而納桓侯。即曲沃伯不克，晉人立孝侯。昭侯子平惠之

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弒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魯隱元年鄂侯生哀侯。○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晉都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即鄂侯奔隨。○曲沃叛王

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於翼。○翼九宗五正，頃文之子嘉父逆晉侯於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

武公諱稱莊伯子都曲沃 魯桓莊

翼 小子侯哀侯子 緡哀侯弟

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三年，魯桓春

曲沃武公伐翼，次於陘庭，韓萬御戎，梁弘爲右，逐翼

侯于汾隰，驂絰而止。驂絰於木夜獲之，及欒共恭叔。是年

小子侯立。○七年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八年春，滅

冀。○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秋，虢仲

芮伯荀侯賈伯伐曲沃。○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曲沃

伯以一軍為晉侯。即武公滅晉侯緡納賂於僖王因命為武公

獻公。諱詭諸武公子都絳 魯莊閔僖

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晉獻公娶于賈。姬姓

無子。烝於齊姜。武公妾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又娶

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

戎，驪戎男女去聲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

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

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

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亦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

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

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也。君伐也。使俱

二人合辭曰：狄之廣莫，言蒲屈於晉為都。晉之啓土，不亦宜

乎。晉侯說之。夏，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

屈。羣公子皆鄙。鄙邑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

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晉侯作二

軍，公將上軍，大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趙衰畢萬

為右。魏犇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為大子城曲沃。賜趙

夙耿賜畢萬魏以爲大夫。○二年春，虢公敗犬戎于渭汭，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殃將至矣。遂奔晉。○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曰：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大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大子，大子曰：吾其廢乎？對曰：

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

懼不孝，無懼弗得立，脩已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太子

帥師，公衣之偏衣。

左右異色，半似公服。

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先

友右，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右，羊舌大夫爲尉。

叔向。

祖

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

偏躬無慝。

分身衣之半，非慈意也。

兵要遠災，親以無災，又何患

焉？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

故敬其事，則命以始。

四時之始。

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

則佩之度。

常度，佩玉。

今命以時卒。

十一月。

闕。

秘，盡也。

其事也。衣

之危。

忙雜色也。

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

之時以閔之。虺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賑於社。有常服矣。不獲而虺。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虺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爲。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雖狂夫不能無疑之曰。盡敵而友。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公心寒也惡不可取。子其死死之。大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審周桓公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

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儒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國名爲不道。入自顛軫。零虞城名伐鄭三門。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稱虞之強今虢爲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虢公敗戎。

于桑田。晉卜偃曰：號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鑿，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也。年也。○晉獻公立驪姬爲夫人。生奚齊。其弟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國中執政大夫成謀。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大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辯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

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不敢校。乃徇曰：校者，

吾讐也。踰垣而走，披斬其祛。袂衣遂出奔翟。六年春，晉

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晉人復假道于虞，以伐號。宮之奇諫曰：號，虞之表也。號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號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號仲、號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勲在

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
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偏唯
盛大偏乎。親以寵偏。猶尚害之。况以國乎。公曰。吾享
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
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
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絜物。如是則非德。民
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
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
族行。曰。虞歲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
午。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

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辰。龍尾

星尾

伏辰。均服。振

振真取虢之旂。

芹

鶉火之

責。責。天策

傳說星近

焯焯

火中鶉火

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

旦。日在尾。月在策

天策

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

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

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

送女

秦穆姬獻而

脩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

且言易也。○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為右。以敗

狄于采桑。梁由靡曰。狄無耻

不以敗為耻

從之。必大克。里

克曰。懼之而已。無速眾。狄虢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

弱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九月，晉獻公卒，里克平裴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喪寢也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立公子卓以塋。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晉亂也。令不及魯，故不書。

惠公

諱夷吾獻公子

魯僖

齊隰朋帥師會秦伯，納晉惠公。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

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

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於是平鄭聘

於秦，且謝緩賂，故不及。

不及與難

○天王使召武公，內史

過，賜晉侯命，受玉。

命圭爲瑞

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

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

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

上下昏，何以長世？○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

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

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

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傳。

晉惠賂秦五城歸而背之秦怨巴深言今雖與糴亦安所附慶鄭曰棄信背鄰患

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號射曰無損

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

也近猶讎之况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晉

侯之入也秦穆姬申生屬賈君獻焉且曰納羣公子

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

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

盡號畧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

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三敗及韓晉侯謂

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

不孫卜右戎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郤犇家僕徒為

右乘小駟馬鄭入獻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

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

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

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脉僨興外疆中乾進退

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

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鬪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

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

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

况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眾而不能離

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馬不淳而止。陷於公號也。呼慶鄭慶鄭曰：慢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田靡御韓簡號射為右，輅首秦伯將止。獲秦之鄭以救公。呼使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大子瑩鬻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古之宮門登臺履薪，姬欲自罪。焉使以免問服衰經逆。姬將自殺，服逆秦伯。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

夕以處，夕以入，則朝以處。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晉侯使卻乞告瑕呂飴，怡甥且召之。子金甥教之言。乞

矯惠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也。代圍也。眾皆哭。晉於是乎作爰。易也，分

稅易之子田。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眾曰：何為而可？對曰：征也。賦繕治以輔

孺子。言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眾說。晉於是乎作州兵。

○十月，晉陰甥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

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讐。寧事夷狄。君子愛其君。而
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
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
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
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
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
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
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對
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
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

秋。狄侵晉。取狐。厨受鐸。涉汾。及昆都。因晉敗也。○夏。
晉大子圉爲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

懷公

諱圉惠公子

曾僖

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替而不至。無

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突不冬。懷公

執狐突。突對見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

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

而惟戮是聞。其何後之有。○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

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

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

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

趙風弟

顛、頡、魏、武子

司空季子。狄人伐廬咎

高如。姓魏。

獲其二女。叔隗、季隗

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

疇

叔劉。以叔隗妻趙

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

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

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

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

土塊。

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

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

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

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

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

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

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脇，欲觀其裸，浴薄而觀

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

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

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

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

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

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

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

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尚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况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橐皐鞬健。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

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

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匱

移沃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

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

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取朝宗于海以喻秦公賦六月。取吉甫佐宣王

征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

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二

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及河。子

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馬縶馬。從君巡於天下。臣

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

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濟河圍
令狐。入桑泉。取臼衰。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秦伯
使公子繫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荀辛丑。狐偃及秦晉
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
丁未。朝于武宮。戊申。使殺懷公于高粱。不書。亦不告
也。呂卻畏偪。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以難告。三
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災。瑕甥卻芮
不獲公。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于晉三千
人。實紀綱之僕。

文公

諱重耳獻公子

魯僖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
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
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
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
功。以謂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
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成誰對。對曰。尤而效之。罪
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
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
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歿。晉侯求之。不獲。以
綿上爲之田。供祭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二十五

年夏。晉侯朝。王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陽樊不服。圍之。蒼葛呼陽樊人曰。德以柔中國。

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

命去之。謀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

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趙衰爲原大夫。狐溱狐毛子爲溫大夫。○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

晉告急。先軫曰。報施報宋贈馬之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

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治兵于被廬。作三軍。謀元

帥。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

曰。賦猶取也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穀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

而佐之。命趙衰爲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犢爲右。晉侯始入而教其

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

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易資者資者

不求豐

不許多求

焉。明徵其辭。

不二價

公曰：可矣乎？子犯曰：

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

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

而霸。

文德

之教也。○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

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

五鹿。○二月，晉郤穀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

德也。晉侯齊侯盟于欽孟，衛侯請盟，晉人弗許。國人

出其君以說于晉。○晉侯圍曹，三月丙午入曹，數之

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

自獻

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犢顛頡

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焚也僖負羈氏，魏犢傷於

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犢

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超三百。

猶厲也曲踊跳踴也三百，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

立舟之僑以爲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

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

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

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

也。喜賂，怒頑，指楚能無戰乎？齊秦必戰楚公說，執曹伯，

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

戌一令使子玉去宋。撤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

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

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

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

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

功也。願以間執。猶塞也指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

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子玉宗人實從之。子玉

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

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釋臣取二。復曹不可

失。當執此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

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

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

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

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

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于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

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

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

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

眾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

退三舍。楚眾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

齊國歸父崔天秦小子慙銀次于城濮衛地楚師背鄆

名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草盛貌比晉君

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

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

樂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耻不

如戰也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

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

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此為大夫退其敢當

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

爾君事詰朝平旦也將見已巳晉師陳于莘北子玉以

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

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

潰狐毛設二旆而退旗退示弱之欒枝使輿曳柴曳柴則塵起

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卻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毛

伯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

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舍也穀食楚軍穀及癸酉而還

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襄王往勞之鄉去聲役

之三月踐土之前鄭伯如楚致其師為楚師既敗而

懼使子人氏九名行成于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

丙午晉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

乘徒兵千。鄭伯傳王用平禮。王享也。已酉王享醴。

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與父策命晉

侯為侯伯。賜之大輅。祭祀所乘之服。驚戎輅。車之服。韋形。

弓一彤矢百。旅盧弓矢千。秬巨鬯一卣。西虎賁三

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逃王慝。晉

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不顯

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

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

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其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

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城濮之戰。晉中

軍風。牝牡相誘曰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旂。祁瞞奸命。司馬殺

之。以徇于諸侯。使茅茷吹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

僑先歸。士會攝右。隨武子士為之孫。秋七月丙申。振旅。入日

愷。軍樂曰。以入于晉。獻俘。授馘。數所截耳。飲至。大賞。徵會。討

貳。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

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

賞刑之謂也。○晉侯作三行。杭。增置三軍避天子六軍之名。以禦

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夏。公

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

小子。愨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卿不書。

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三十年。春。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間晉之有鄭虞也。夏。狄侵齊。○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趙衰爲卿。○三十二年。春。楚鬪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冬。晉文公卒。

襄公

諱驩。文公子。

魯僖文。

秦師襲鄭。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樂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成文公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爲。

吾聞之。一曰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

乎。遂發命。遽興

言欲速也。

姜戎子。

襄公墨染。

衰經梁弘御戎。

萊駒爲右。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

白乙丙以歸。遂墨以塋文公。晉於是始墨。文嬴

文夫人。襄

毋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

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

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

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

長寇讐。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

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

矯

贈孟明。孟明稽首。

曰君之惠不以纍臣纍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
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
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
子○晉陳鄭伐許討其貳於楚也○晉陽處父侵蔡
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泚而軍陽子患之使謂子上
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
子濟而陳遲速唯命不然紆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
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
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紆之乃退舍陽子宣言曰楚
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

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匡襄公既祥

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祖居曰效尤禍也

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温先且居胥臣伐衛

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衛

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陳為辭謝請和衛孔

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為古夫今之道古者越國而謀○秋

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二年春秦孟明視帥

師伐晉以報殺之役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

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鞠居為右甲子及秦師戰於

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冬晉先且居

宋公子成陳韓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爲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三年夏秦伯伐晉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冬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楚大而還。○四年秋晉侯伐秦圍祁阮新城以報王官之役。○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没乎天爲剛德猶不干時况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

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晉趙成子

襄欒貞子枝霍伯先且曰季胥皆卒。○八月己亥晉

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詳趙孟使

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

趙孟使殺諸郟。○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

無援於晉也。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書曰晉

殺其大夫。侵官也。○冬十月襄仲如晉。葬襄公。○十

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卽鞫賈季奔狄。宣子使史駢

送其帑。夷之蒐。賈季戮也。辱史駢。史駢之人欲盡殺賈

氏以報焉。史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

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因也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天子。盡具其幣。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竟。

靈公 諱夷。阜。襄公之子。 魯文宣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人也。無衛。故有呂卻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襄公夫人曰：抱太子以啼于朝。出朝則抱以適趙氏。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偏。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戊子敗秦師于令狐。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夏秦人伐晉。取武

城以報令狐之役。○夷之蒐。晉侯將登升也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穀。梁益耳。壯中宜。曰：狐趙之勲不可

廢也。從之。先克奪蒯得田于董謹。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蒯得作亂。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乙丑。晉人殺先都。梁。三月。甲戌。晉人殺箕

鄭父。士穀蒯得。○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

伯伐晉。取北徵。○秦為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

羈馬晉邑。晉人禦之。以從秦師於河曲。秦師夜遁。復侵

晉。入瑕。十三年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桃林即。潼關。○六月。同盟趙盾合于新城。從於楚者服楚。

者宋陳鄭皆服于晉且謀邾也。○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

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晉

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而立胥克。甲之子先辛

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晉人伐

鄭，以報北林之役。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為政，驟數也諫

而不入，故不競於楚。○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

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

棘之役。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

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一族于楚，殆將斃矣。

姑益其疾，乃去之。○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

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遂扶以下。○乙丑，趙穿攻靈

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弑其君

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申，朝于武

宮。

成公 諱黑臀，文公少子

魯宣

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

○八年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諜，者反問鞞

者，殺諸絳市，六日而蘇。○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

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

左記

卷之四

二十四

○秋八月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

景公諱據成公子魯宣成

十二年楚子圍鄭克之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

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卻克佐之缺趙朔將下

軍欒書佐之欒盾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鞏朔韓

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

萬玄孫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

勦勞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未為隨武子士曰善

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

不為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

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

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荆

楚尸陳而舉楚武王始更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

乘輯睦事不奸矣孫叔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

行右轅軍者挾左追蓐在者求前茅慮無軍行

斥候備慮中權軍制後勁設百官象物而動元

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

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

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
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
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一之者攻。昧。一之者
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
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洵。周酌曰於。鳥
鑠。王師。遵養時晦。耆。音昧也。武曰。無競惟烈。言致討也
業也撫弱者昧。以務烈所。王功業可也。彘子。即先穀曰。不
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
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
敵疆而退。非夫也。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

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果遇必

敗。彘子尸。主也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

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

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

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

北師。向北行次于郟。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

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旣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

戰。令尹孫叔敖弗欲。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

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

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聽命先穀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

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部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猶曰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粉。員。箒路柴。藍縷敝。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

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微怨

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

一卒。卒偏之兩。

百人爲一。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偏。一廣十五乘。亦用舊法。後以二

十五人

爲副也。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

官。近君

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

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

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

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

必從。彘子。知季曰。原。

同屏。

括答子。

之徒也。趙莊子

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

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侯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爲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晉人逐之既免晉魏錡求爲公族未得魏犢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趙旃求卿未得

趙穿

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

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

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

無成命多備何爲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

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人無惡除備而盟何

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

徹警也彘子不可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

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

爲左右右廣鷄鳴而駕日中而說稅左則受之日入

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

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輓屯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皆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栢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也兵車隊不能進楚人甚忌之脫扇也車上少

進馬還又甚之拔旆投衡乃出險顧曰吾不如大國

之數奔也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

亦終夜有聲○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冬晉

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穀而殺之盡滅其

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穀之謂乎○潞

子赤嬰兒潞子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狄相爲政

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欲伐之諸大夫皆曰不

可酆舒有三雋絕異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

之狄有五罪雋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

棄仲章潞賢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

君目。五也。怙其雋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眾。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乏。為乏字五盡在狄矣。晉侯從之。滅潞。豐舒奔衛。晉人殺之。○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畧也。狄土立黎侯而還。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戰鞏敗齊詳齊世家晉師歸。卻伯見公。曰。子

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卻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爨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爨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晉卻克衛孫良夫伐廡咎如。討赤狄之餘焉。廡咎如潰。上失民也。○三年。魯成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追趙旃皆為卿。賞鞏之功也。○齊侯朝于晉。○五年。夏。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餽。運諸穀。○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為人辭。以子靈之難。六年。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維。

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師于鍼。衛人不保。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夏四月丁丑。晉遷都于新田。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九年春。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爲。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疆以御。

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

會吳。吳人不至。○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

冠而縶也。拘一也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

稅之。脫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公

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

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

問之。對曰。其爲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子重而

夕于側也。子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

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大

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

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爲之禮。使歸求成。○九年。秦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脩好。結成。十年。春。晉侯使糴莩如楚。報大宰子商即公之使也。○晉侯景有疾。五月。晉立太子州蒲以爲君。而會諸侯伐鄭。

厲公

諱州蒲景公子

魯成

十一年。秋。秦晉爲成。將會於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於王城。使史顛盟。晉侯於河東。晉郤犇

盟秦伯於河西。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何質乎。秦伯歸而背

晉成。○十二年。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

終前鍾儀之約

夏五

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

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蓄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踰此盟。明神殛之。俾隊

其師。無克胙國。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

狄人聞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

剛。○晉郤至如楚。聘且蒞盟。楚子享之。冬。楚公子罷

如晉聘。且蒞盟。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盟于赤棘。○
十三年。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魏錡子絕秦曰。昔逮
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
婚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卽世。
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
大勲。而爲韓之師。獲晉惠亦悔于厥心。用集成我文公
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
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旣報舊德
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
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

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

于西地。無祿。文公卽世。穆爲不弔。蔑歿我君。寡我襄

公。迭侵也我殽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都

秦滅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

未忘君之舊勲。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猶願

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卽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

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卽世。康靈卽位。

康公晉之甥也我之自出。又欲闕裁斷也翦我公室。傾覆我

社稷。帥我蝨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介狐之

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速川。俘我王官。翦我

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郛。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脩舊德。以追念前勲。言誓未就。景公卽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善也。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讐。而我之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

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人。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一。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君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爲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晉欒書將中軍。荀庚

佐之士燮將上軍。郤錡佐之。韓厥將下軍。荀瑩佐之。趙旃將新軍。郤至佐之。郤毅御戎。欒鍼欒書子爲右。孟獻子曰：「晉師乘和，師必有大功。」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秦官名。女父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迂晉侯于新楚。○十五年冬十一月，會吳於鍾離，始通吳也。○十六年，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

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瑩居守。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黶書子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戊寅，晉師起。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耻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耻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疆，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疆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

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子燮趨進曰。塞

井夷竈。陳於軍中。而䟽行。杭首。楚壓晉軍。決開營壘以爲戰道。晉楚

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

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窳。固壘而待之。三日必

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

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兵老也。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

陳。陳不違晦。月終也。陳兵所忌。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

後。莫有鬪心。舊不必良。必非精兵。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

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犁伯宗子待于

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

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

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

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

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犁以公卒告王。苗

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晉人國士。伯州犁

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

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

卒。必大敗矣。公從之。有淖泥處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

淖。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爲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

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荀爲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墨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癸巳。潘尪鳥黃反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必以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之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破弓衣一以一矢復命。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

下。免胄而趨風。

趨走如風

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

事之殷也。有韎

赤味赤色

韋熟皮

之跗注戎服

君子也。識見不

穀而趨。無乃傷乎。郤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

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冑。不敢拜命。敢

告不寧。君命之辱。爲事之故。敢肅

手至地

使者。三肅

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

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

韓厥

已辱齊侯

乃止。郤至從鄭伯。其右蒯翰胡曰。謀輅

迂之

迂之距其車前

余從之乘。

登鄭伯車

而俘伯

以下。郤至曰。傷國君

有刑。亦止。石首

鄭伯之御

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

於熒乃內納旌於駭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

者壹大。謂軍大崩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歿楚師

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

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手搏以投。中車折軾。

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茂、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

謂天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曰：臣之使於楚也，

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眾整。齊軍旅曰：又何如。

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

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持以飲公許之。使行

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

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

楚，必是故也。不亦識禮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

且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

兵，展車馬，鷄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

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脩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

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

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

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楚棄。○胥童夷羊五帥甲攻

郤氏，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長魚

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

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偏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曰：寡人有討於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為卿，公遊于匠麗氏。外樂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召韓厥、韓厥辭。閏月乙卯晦，樂書中行偃殺胥童，民不與郤氏。胥童道君為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十七年乙酉，同盟于柯陵，尋成之。

盟也。○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樂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瑩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平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今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其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辛巳，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夷羊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

悼公

諱周襄公少子

魯成襄

十八年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卽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歛。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魏錡子士士會子趙武爲卿。荀家荀會樂廩子樂廩樂書子韓無忌韓厥子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其儉孝弟。使士渥濁爲太傅。使脩范武子之法。右行辛爲司空。使脩士薦之法。弁糾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爲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爲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爲司馬。魏犢子張老爲候奄。鐸遏寇爲上軍尉。籍偃爲之司馬。使訓卒

乘。親以聽命。程鄭

荀氏別族

爲乘馬御。六駟屬焉。使訓羣

騶。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

爵不踰德。師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

也。○會于戚。謀鄭故也。○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

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

鄭人乃成。○晉爲鄭服故。且欲脩吳好。將合諸侯。使

士匄告于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

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

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爲不協。乃盟於郟而外。○六

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己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

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楚子辛爲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爲之合諸侯。使衛魯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五月甲辰。會于刑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蔡于會。故親聽命。大夫不書。尊晉侯也。○四年秋。使魏

絳盟諸戎。

詳魏氏列傳

○秦景公使士雋

率

乞師于楚。將

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阜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瑩稟焉。以爲政。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爲賢。而爲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旣許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爲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

也。○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郈從荀瑩士甸門于剗門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滕人薛人從欒廩士魴門于北門杞人邾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表道甲戌師于汜凡令於諸侯曰脩備器盛餼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背圍鄭四赦諸鄭人恐乃行成十一月巳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騂公子發公子嘉公子轅公孫蠆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卿適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爲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騂趨進

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

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

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猶委頓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

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疆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

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

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夫國亦可叛也乃盟而還晉人

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

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侵鄭次于陰口而還子孔曰晉

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

可晉侯歸自鄭之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惠舍勞

役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所以幣更祈神以幣易牲賓

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

駕三與師而楚不能與爭○十年春會于相會吳子壽

夢也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大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

離不敬士莊子曰高子相大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

衛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夏四月戊午會

于相以諸侯之師圍陽滅之詳智氏傳書曰遂滅偃陽言自會也

○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殷樂名荀瑩辭荀偃

士句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

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表也以旌夏以大表其行列

晉侯懼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卜桑

林見卜之崇荀偃士句欲奔請禱焉荀瑩不可曰

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晉侯有間

疾以偃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偃陽妘姓也使

周内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晉禮也○晉荀瑩伐秦

報其侵也○十年魯襄公秋諸侯伐鄭巳酉師於牛首

一冬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成之鄭及晉平楚子囊救

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丁未諸侯

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十一年四月諸侯

伐鄭再。六月，會於北林。師於向。右還次於鎖。觀兵於

南門。西濟於濟隧。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

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三觀兵於鄭東門。鄭人使

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鄭子

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會於蕭魚。詳鄭世家自是鄭二

○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荀瑩士魴卒。

晉侯蒐于緜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

荀偃，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

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

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

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

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

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

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為汰，弗敢違也。

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刑法也。讓以也。夫一人刑

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

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

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

事獨賢，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

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

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驕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歎。鄭司馬子驕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秦地不獲成焉。不得秦求成荀偃令曰。鷄

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莊子曰。夫子荀偃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伯游荀偃曰。吾今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獲也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惰也。向之會。亦如之。北宮括不書於向。書於伐秦。攝也。○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為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於是知朔知瑩之子生盈而歿。盈生六年而武子卒。甌裘士魴亦幼。皆未

可立也。新軍無帥，故舍之。○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會于戚，謀定衛也。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鄭公孫夏如晉奔喪，子蟜送葬。

平公 諱彪，悼公子。

魯襄昭

十六年。魯襄春，葬晉悼公。平公卽位。羊舌肸爲傅，張君臣爲中軍司馬。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爲公族大夫。虞丘書爲乘馬御，改服脩官。烝祭于曲沃，警守而下。會

于溴梁，命歸侵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黎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侯大夫舞。

曰：『歌詩必類。』必從義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

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

曰：『同討不庭。』○許男請遷。許靈公欲叛，楚請遷都。于晉，諸侯遂

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許討鄭子蟜聞將伐許，

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穆叔從公，齊子帥師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爲夷也。』平也故也。夏六月，次于械林。庚

寅，伐許。次于函氏。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揚

梁之役。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十八年。晉侯伐齊。冬。十月。會於魯濟。尋溴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丙寅晦。齊師夜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己亥。焚雍明。及西郭。南郭。壬寅。焚東郭。北郭。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詳齊世家○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二十年。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平公毋杞孝妹喪之。平公不徹樂。非禮也。禮為鄰國闕。○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車有障蔽者載樂盈及其士。

勇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告將襲晉對曰。不可。

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沃。樂盈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

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

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舒以晝入絳。初。欒盈

佐魏莊子魏絳於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趙氏以原屏

之難。怨欒氏。韓趙方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

而固與范氏和親。知悼子知瑩少。而聽於中行氏。程

鄭嬖於公。唯魏氏及七與大夫與與樂之。樂王鮒

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樂氏至矣。宣子懼。桓子鮒曰：

奉君以走固宮。有守必無害也。且樂氏多怨。子為

政。樂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

將何懼焉。樂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

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經。

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鞅宣子逆魏舒。

則成列。既乘。將逆樂氏矣。趨進曰：樂氏帥賊以入。鞅

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魏鞅請驂乘

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

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裴豹隸犯罪

也。著於丹書。其罪樂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裴

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

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督戎

從之。踰隱短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

氏之徒在臺後。樂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

處。戰之。鞅用劍以帥卒。樂氏退。攝車從之。遇樂樂曰：

樂免之。必將訟女於天。樂射之不中。又注。則乘槐本

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歿。樂魴傷。樂盈奔曲沃。晉

人圍之。晉人克樂盈于曲沃。盡殺樂氏之族黨。樂魴

出奔宋。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二十三年。秋。齊侯伐晉。取朝歌。以報平陰之役。○二十五年。程鄭卒。○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弑一使隰鉏。一明曾孫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

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使叔向告於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去聲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衛獻奔齊平公憐而迎之將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孥以求五鹿。○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會於夷儀之歲。齊人城郟。其五月。秦晉為成。晉韓起如秦。蒞盟。秦伯車如晉。蒞盟。成而不結。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趙武不

書尊公也。向戌不書後也。鄭先宋不失所也。於是衛侯會之。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即司馬侯以先歸。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士弱氏秋七月。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喻晉澤及諸侯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取適館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爲盟主也。今爲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

告二君。國子賦轡之柔矣。

取寬政以安諸侯

子展賦將仲子

兮。

取衆言可畏

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

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

心

○二十七年。宋向戌欲弭

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孟謀於諸大夫。

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

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

侯。則我失於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

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

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

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於宋。五月甲辰。晉

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錄是禮也。以爲多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子。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向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駟傳車也。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

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皙楚

肱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白陳。陳孔與蔡公孫歸生

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不築營壘。晉楚各處其偏。

伯夙。荀盈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旋

入於宋。若我何。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

甲在衣中。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

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

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

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

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

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楚，裹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也。」蓋斃也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子無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也。」送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

侯歸晉之德，只

詞語

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

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

具者

辯

者，楚爲晉細事，不

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壬午，宋公兼享

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

侍坐。

言代

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

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

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

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

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

「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

爭。晉荀盈遂如楚涖盟。○二十八年。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爲於晉。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子大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斬而後生曰肄是屏城也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

之。棄同卽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甚也。云。

云猶旋周旋歸附

晉不鄰矣。其誰云之。○三月。癸未。晉悼夫

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食疑年老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

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

未至於今三之一也。自甲子甲戌至癸未凡二十故爲三分六甲之一也吏走問

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

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

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史趙

曰。亥有二首六身。古亥字二畫在上三人在下故云下二如身。是其

日數也

以二首為二萬六身為六千六百六十

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

千六百有六旬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

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

能由也用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

不才遂仕之使助為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為君復陶

主衣服之官以為絳縣師而廢其輿尉於是魯使者在晉

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有趙孟以為

大夫有伯瑕以為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鐸焉有叔

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

之而後可○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

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薑宋向戌衛北宮

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於宋

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

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棄不

信之不可也如是詩曰文王陟降升陟于天降接于民在帝左

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偽不信之謂也

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

夫諱之也○元年魯昭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於

大原○二年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

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禱致服焉

○十一月。鄭。印。段。如。晉。弔。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爲。此。來。也。子。太。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猶守。適。的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心中。夏。季。昏。中。星。冬。季。旦。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

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二大夫退。子太叔告人口。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晉韓起如齊逆女。秋。七月。鄭罕虎如晉。子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宣子使知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脩宋盟也。君苟忌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邑。寡君猜焉。君實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券君在楚。猶在晉也。張趯使謂太叔曰。自子之歸。

也。小人糞也。治也。除先人之敵廬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大叔曰。吉賤不獲來。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謂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楚欲二君許鄭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君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間。閉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與也。

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脩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况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是三殆也。四嶽。岱華衡恒三塗。太行轅嶠陽城。大室。中岳嵩高。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與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爲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脩德音。以亨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

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季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爲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脩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晉侯許之。○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境。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人聲我衷。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寧以善人爲則。而則人之辟乎。

匹夫爲善。民猶則之。况國君乎。晉侯悅。乃逆之。○叔

弓如晉。賀虎

思

祁也。

宮名初成故賀

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

賀。虎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

也。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

下實賀。○十年。秋。戊子。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

人辭之。游吉遂如晉。九月。叔孫婍齊國弱。宋華定衛

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薛人杞人小邾

人如晉。莖平公也。旣莖。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

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

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經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

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

昭公 諱夷平公子 魯昭

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公如晉至河乃復取鄭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慙。遂如晉。○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鄭簡未葬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假

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為焉。其以中。僑也。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穆子曰。吾軍帥強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公孫僂叟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晉成虎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為取鄭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遂合諸侯于平丘。次于衛地。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眾。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甲戌。同盟于

平丘齊服也。○秋八月。晉昭公卒。○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子服氏有子哉。

頃公 諱去疾昭公子

魯昭

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於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遂滅陸渾。陸渾子奔楚。○公如晉。及河。鼓叛。晉將伐鮮虞。故辭公。○晉之取鼓也。既獻而反。鼓子焉。又叛於鮮虞。六月。荀吳畧也。行東陽。使師僞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鳧鞮歸。使涉他守之。○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

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螻蟻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併之罄矣。惟嚚之耻。王室之不寧。晉之耻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晉祁勝與鄔臧通室。易妻也祁盈將執之。訪於司馬叔游。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遂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為之言於晉侯。晉

侯執祁盈。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愨使吾君聞勝與
滅之，死也。以爲快，乃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
我。叔向子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
羊舌氏。○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
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
蟻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
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其其時命，字
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其其職貢，與其
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
大夫送葬，唯嘉好，聘饗。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

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問，雖士
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計其
乏。明底也。致也其情取備而已，以爲禮也。靈王之喪，我先
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
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
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
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

定公

諱午頃公子

魯昭定哀

三年。魯定秋九月，鮮虞人敗晉師於平中，獲晉觀虎，恃
其勇也。○合諸侯於召陵，謀伐楚也。晉人假羽毛。

析羽

為旌鄭私天子於鄭。鄭人與之。明日或令賤者施以執以會之。建故曰羽毛。會。晉於是乎失諸侯。○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元年。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范中行之黨趙稷以邯鄲叛。○齊侯衛侯會於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圍鮮虞人。伐晉。取棘蒲。○冬。十一月。晉趙鞅伐朝歌。討范中行氏六年。魯哀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

論曰。曲沃併翼篡也。獻公寵驪淫也。惠懷無親。宜其及也。晉文在外十九年矣。艱難險阻。備嘗之矣。而從者又皆足以相國。殆天啓之乎。胤嗣藉其威。以執牛耳者。數世。其師武而臣力。實諸卿之後。為之夾輔者多也。迨六卿顯恣。而晉亦衰矣。噫。

左記卷之四終

